



## 山河共圆

□ 自动化学院 马书生

海峡潮涌载乡愁，千载同根脉未休。  
汉韵唐风融两岸，晨钟暮鼓映双眸。  
炊烟遥寄家山暖，雁书频传故园秋。  
共忆轩辕承祖训，齐抒壮志护金瓯。  
隔波遥望情难抑，执手相期梦可酬。  
待到九州同聚首，山河万里尽欢游。  
春风漫染疆土秀，旭日高悬岁月悠。  
一统宏图终得遂，中华鼎盛誉寰球。



## 八声甘州

□ 电信学院 张振阳

忆相谈对坐论华章，夜深下层楼。  
暑寒皆过往。白驹偷隙，江水东流。  
恋叶边灯绣影，笑语赶径幽。  
天地凄凄事，尽做文收。  
不羡残名青纸，只几行淡语，风雨千秋。  
鹤飞云霄外，诗引在巴州。  
劝姮娥，休摇孤柱，惹游人，日夜寄离愁。  
谁曾问？季鹰饞脍，子胥白头。



## 雨

□ 安全学院 章芷涵

闷热。  
天气异常地闷热，空气仿佛变得有千斤重，压在我身上，让我喘不过气。不仅如此，空气中的水汽含量似乎直线飙升，我感觉整个人像是被水汽包裹着，皮肤与空气接触的地方变得十分黏腻。  
我抬头向上看去，灰白色的云朵呈密集排列状布满了整个天空，给原本蓝色的天空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。  
看这样子，似乎要下一场大雨呢。我加快脚步赶回了家中。  
回到家没一会儿，大雨便如期而至。  
比雨水先到来的，是雷鸣电闪，而比雷鸣电闪先到来的，是空气中“潮湿”的味道。  
站在房间的窗前，我闻到室外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气味。我无法具体形容何为“潮湿”的味道，但似乎在每一场雨来临前，空气中都会出现这种味道。可能是雨滴的信使吧，告知我们雨即将降落在大地。  
雷鸣电闪紧随其后。我正看着窗外的景象发呆，突然间，余光中划过一道白光。我下意识追寻白光的踪迹，可它却像一个在玩捉迷藏的小孩儿一样躲进了云层中，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一声雷鸣作响，加入了雨前开幕

## 山科秋韵

□ 自动化学院 吴尚霖

秋风吹过洞门山的轮廓时，山东科技大学的每一寸土地都开始酝酿专属的韵致。不是萧瑟的凋零，而是一场温柔的调色，把砚湖的水、墨水河的岸、银杏的叶，都晕染成最动人的模样。  
砚湖该是秋的宠儿。晨雾还未散尽时，湖面浮着一层薄纱，仿照三潭印月筑就的石塔静立水中，影子被水波揉成细碎的银片。木桥横跨南北，朱红的栏杆映着岸边渐黄的柳枝，偶有芦花从东北岸的芦苇丛中飘出，像冬日提前寄来的雪絮，落在湖面便惊起一圈涟漪。待阳光爬高，湖边的小亭就活了过来，琉璃顶在光下泛着暖光，与水中的倒影合成一幅完整的画，连路过的学子都忍不住放慢脚步，怕扰了这“小西湖”的清幽。  
从砚湖往东北走，若水园的秋意藏着几分韵味。荷花早已谢了，只留疏疏落落的莲蓬举着枯杆，垂首的莲叶上还沾着晨露，风一吹便滚落到水里，惊起几只躲在草叶下的虫儿。有穿格子衫的男生坐在临湖的长椅上，书页被风吹得哗啦作响，偶尔抬头望一眼水中的岛，眼神里藏着少年的心事。这景致应了心中一句“青葙萋萋若水园，夕阳半歇荷半残”，不悲不喜，刚刚好。  
墨水河是校园的金腰带，一到深秋就被银杏染成了金色。南岸的垂柳还留着半分绿意，枝条垂到水面，像仙女在河中濯发；北岸的两排

银杏却早已熟透，叶子落下来铺在草坪上，踩上去发出“嘎吱”的声响。下课铃一响，这里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：抱着书本的女生并肩走着，讨论着刚结束的实验；骑着自行车的男生铃响而过，车筐里躺着刚买的烤红薯，香气混着桂花香飘得很远。秋雨来时更妙，雨丝落在水面泛起层层涟漪，金黄的树叶浮在河上，让这条以“墨”为名的河，漾起了流动的光。  
夕阳西下时，整个校园都浸在暖光里。半亩塘的泉水汩汩作响，倒映着天光云影；名人苑的枫树红得热烈，与桦树的黄相映成趣；图书馆前的广场上，有学子在夕阳下背书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风里有桂花的甜，有银杏的香，还有少年人身上的朝气。  
这就是山科的秋，没有浓墨重彩，却在每一处景致里藏着温柔。它让砚湖的水更清，让墨水河的波更暖，让每一个穿行其间的人，都成了这秋韵里最生动的一笔。

## 《最好的告别》读后感

□ 土建学院 仲济涛

宫健康政策顾问，是《时代周刊》2010 年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。葛文德医生这本书的内容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都是“传统”医生最不关注的东西。不过书的内容并不难读，是发生在作者身边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，关于病人，关于医生。借由这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，作者探讨了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中，如何让生活保有尊严与意义。  
有人说，去医院、墓地、监狱等地方看看，你会更加懂得如何去生活。读完本书后，我自己仿佛也感受到了类似的“功效”。本书像禅宗祖师当头棒喝，敦促弟子顿悟佛法一般，在让我深深触动的同时，也让我的初心渐渐归位。这是我读完本书后的最大感受。  
除此以外，《最好的告别》一书里，有温情。作者在提及 85 岁的老年病患嘉福里尔斯时，并不只是单纯描述老妇人腰痛和关节变形的症状，也提及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查尔斯顿海军造船厂担任铆工”。作者让读者意识到，这些“行将就木”的老人，年轻时也为这个世界奉献过自己的青春。这种充满人文关照的描述，虽只言片语，但读来让人心头一暖。  
有深度。书中的心理学家卡斯滕森女士曾说：“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可能取决于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。”这句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饱含哲理的话更像是出自某位哲学家之口。

也正是这句深刻隽永的话让我对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女教授“路转粉”。  
有感动。平时我们大都乐于提及照顾孩子，因为那代表着希望，但我们不太主动提及照顾老人，因为那终究是一件“日薄西山”的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威尔逊的辅助生活中心，托马斯的疯狂计划，卡尔森的山恩伯之地，在让我们感动的同时，也让我们对这些终生关注老年事业的人致以由衷的敬意；看到文中作者的同事苏珊和她父亲手术前的对话，我颤抖着翻出手机里父亲的照片，抱在胸前，歇斯底里却又不敢出声地哭了——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同事。那一刻，蚀骨的思念几乎淹没我最后的理智。  
有反思。读到某些章节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回溯如烟往事，或者遐想迟暮的自己，有时则会情不自禁地想哭。这本书在越来越触动我的同时，也愈发让我知道如何去生活了，更愈发坚定了我内心深处“不足为外人道”的信念。文中常见有些病人抱怨疗养院“那不是家”。作者葛文德评价说：“对一个人而言，有一个觉得是自己家的地方，其重要性就像水之于鱼一样。”那一刻，立马觉得学校家属区供我们一家四口蜗居的 D 区房子不挤了。  
不但不挤了，某种程度上，还有种前所未有的温馨呢！

## 引路人（小小小说）

□ 文法学院 郭瑜欣

“好渴……”我抿了抿干裂出血的嘴唇，咽下一口唾液，嗓子干得发疼。胡乱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，我努力睁开发酸的眼睛，整个脸都火辣辣的疼，腿一打软，一屁股坐在沙土上，脖子酸疼。我习惯性低头，已经顾不上整洁了，才发现腿在止不住发颤……  
感受到粗粝的沙土磨着我臀下的皮肤，我却毫不在意。我绝望地望着这苍茫的天地——是沙。我转头——还是沙。一望无际的沙土，一粒粒被风扬起，又骤然落下，掩埋着我一寸又一寸的希望。  
太阳像是晒掉了我颈部一块皮，也可能是让它发红了，我感觉汗水渍在里面，疼，越擦越疼，不擦也疼。  
我不知道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沙土。漫无边际的沙土。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，我也一无所有。  
好渴……好饿……好累……我真的要撑不下去了。要是有一口水就好了，要是有一株草就好了，要是有一只小蚂蚁就好了……我暗暗想着……可眼下，什么也没有。  
要不……算了吧。这是我不知道第几次浮现出这个念头，我不知道这样走下去，除了消耗我的体力还有什么意义。我真的能走出去吗？还是说，这沙漠压根就没有边？我的脚底板很疼，很重，像是再也抬不起来了。  
要是我放弃了呢？我消失在这茫茫的沙漠里呢？反正，也没有人看到。  
脑子嗡嗡的，我打算睡一会——之前是不敢睡觉的，我怕一睡，再也起不来了。我不愿这样无缘无故地死去。但这次，我坚强的意志控制不了虚脱的身体，一下晕了过去。  
“哎，起来啊，醒醒。”我的脸像被什么人拍着，背被人狠狠推了推。  
“怎么会有人呢？”我烦躁地想着，还是睁开了惺忪的眼。  
是一个女子。高大的身影挡住了烈阳。她力气很大，一把把我从地上拉起来。我顺势借力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沙子。

我看向她。很奇怪，她背对着太阳，我却看不清她的脸。她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出去。”  
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：走出去？走得出去吗？但我没说话，毕竟，有个人可以陪我了，跟我说话了，不管是生是死，反正没那么难熬了。  
她一直在前面，保持和我不远不近的距离，有一搭没一搭跟我聊着。我走慢了，她就停下等我，但始终在我前面。  
我发现，她很健谈，开朗活泼，完全没有被这漫天黄沙影响，好像是来这片沙漠旅游的。我的注意力不再专注于沙漠，也不再专注于我的疲惫的身体，而是专注于我们的谈话。  
我很累，不想思考，只是跟着她走着。但我还是感受到了，她身上有种莫名的亲切和熟悉感。脑海里熟识的人的脸一张张闪过，不是……也不是……  
我努力看着，可是她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她的脸。  
她好像很了解我，说的话题都是我感兴趣的。  
“你是怎么来这的。”我问她。她脚步顿了一下，我听到了她爽朗的笑声。“出去后，你就知道了，我们交个朋友。”她说。  
我不再多说话，咽了口唾沫，慢慢地跟着她，走着……一步步踏在坚实的沙土上，好像我可以这么一直走下去，直到夜深了，月亮出来了。  
“你小时候啊……是个特别开朗的小女孩。”她说。我吃了一惊，她没发现我的异样，继续向前走着。我仔细盯着她的背影，我的心跳得很快，因为我发现她走路的姿势，说话的声音，甚至面部的轮廓都如此熟悉！

电光火石间，一个身影闪过脑海！是妈妈吧！但是比我见过的妈妈更年轻！是年轻的妈妈！我的心安定下来，月光照在沙土上，银亮亮的，看着她的背影，我感觉空气都甜蜜了。我跟着她走着，步伐也轻快了不少。  
“好了，前面就到了。”突然，她停下了。  
我向前看了看，前面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但是沙子反光，黑漆漆的应该是地面了吧。  
“我就陪你到这了。”她温柔地说。  
“那你去哪啊？不会就待在这沙漠里吧？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？妈妈！”我急切地说，感觉不可思议。  
她背对着我。竟然不合时宜地沉默了。“我不是你妈妈。”她淡淡地说。  
“怎么可能！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你明明走路姿势跟我妈妈一模一样！”我几乎要哭出来，我怎么可能忍心把我妈妈一个人丢在这里！  
“我不是……像你妈妈……是像你。”她转过身来。  
这下，我看清了。月光下，一张跟我一模一样的脸，正平静地看着我……  
一阵恶寒爬上脊梁。“你……”我说不出一句话。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。  
“有些时候，很难。只有你一个人，在一种绝境里。可是，没有人能进入你心里的荒漠，能陪你的，只有你自己。有些路，只能你自己走！”她浅浅地笑了。  
霎那间，她的身影消失了，化为漫天珠光，进入我的身体，那一瞬间，我们合而为一。一瞬间，沙漠，月亮，身上的疼痛，全部都奇迹地消失了。  
我醒了，枕头一片潮湿。摸了摸，好像是我的汗水。我环顾四周，是医院，熟悉的消毒水味进入我的鼻腔。我才想起来，自我外公外婆去世后，我一蹶不振，没有任何食欲，诊断出抑郁倾向。先前，父母朋友还在耐心开导我，后来发现我钻进了死胡同，无能为力，便让我住院，让心理医生开导我，但一直效果甚微……做完冥想后，我便进入了这个梦境。  
我醒了，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还是我的手掌。但好像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变了。我主动申请了脑电波再次检测，结果让所有人都惊呆了——我的情绪恢复了正常波动，明明今早还远低于阈值。  
我照了照镜子，第一次严肃地审视这几天浑浑噩噩的自己。“谢谢你，你不会辜负你了。”我对自己说。  
办好出院手续，一个月来，我第一次走出病房，然后走出医院。刺眼的阳光晃了我一下，我却感到了热烈的温暖。“走出去。”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。